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

谢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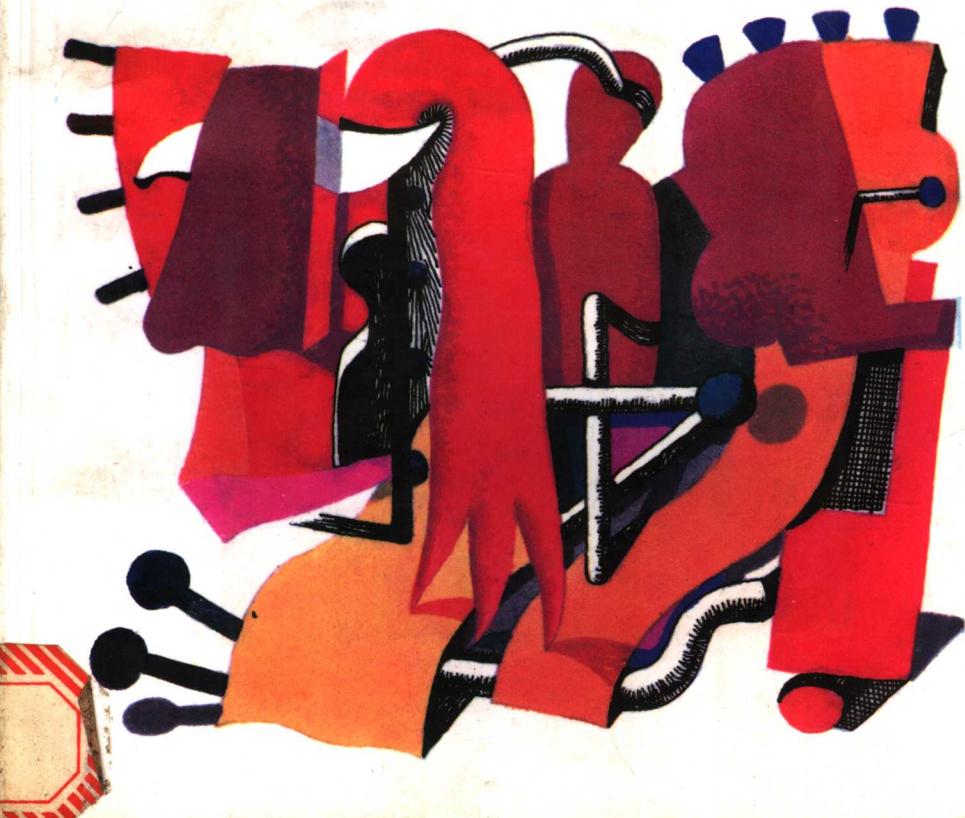
副主编

李杨

新世纪的太阳

●二十世纪中国诗潮

谢冕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
主编／谢冕 副主编／李杨

新世纪的太阳

●二十世纪中国诗潮

谢冕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新世纪的太阳——二十世纪中国诗潮

XIN SHI JI DE TAI YANG

谢冕著

责任编辑：胡卓识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 印张 2 插页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220000 字

长春市第五印刷厂印刷 1993 年 6 月第 1 版 199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 印数：6 000 册 定价：6.60 元
北京科技发行所发行

世纪末：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索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丛书》总序 谢冕

新世纪的钟声即将敲响。我们已把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抛在了身后。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一百年的长途之上，洒满的是汗水、泪水和血水。那是一条为苦痛和灾难所滋润的道路，那又是一条屈辱和创伤铺成的记忆之路。近百年我们中国人希望过、抗争过，也部分地到达过，但依然作为世纪的落伍者而存在。落伍的感觉残忍地抽打着中国，使我们站立在世纪末的风声中难以摆脱那份悲凉。

中国知识分子未曾辜负这一百年，他们和这个多灾多难的世纪共命运。自从上一个世纪中叶中国海附近出现了在当日的中国人看来是怪物的西洋舰队，那隆隆炮声中腾起的硝烟惊破了强盛的帝国梦想。随后开始的是列强为所欲为的践踏。中国从自认为天下第一的王国尊严下跌到负数。这造成了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理重压。

这一百年有过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牺牲，知识分子没有回避他们承担的那份感世忧时的沉重。小农经济汪洋大海般的保守麻木，使中国知识分子自然生发出文化精英意识。这使他们自觉地对时代和社会作出承诺。投身于社会变革的激情与作为精

英的使命感的结合，造出了极为动人的精神景观。近百年的社会激荡之中有着中国知识分子的情感与智慧的投入。从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直到本世纪下半叶为结束中世纪式的文化暴虐而进行的抗争，中国知识分子都付出了积极的劳绩。

艰难的时势加上历史的积重，特别是与外界接触之后反顾自身，一些新鲜的先锋的思考遭受封建积习的禁锢，促使知识界的先进人士对传统文化秩序持警惕的和怀疑的态度。当挽救危亡和变革现实的奔走呼号受到传统势力的扼杀和阻挠，这种激进的立场便获得了社会广泛的同情与理解。由此派生出来的革命性即寓于对传统的否定之中的价值判断，也就成为当日普遍的思维倾向。

这当然是一种偏颇。中国悠长的文化传统是历代中国人创造实践的综合，它拥有的智慧性和沉雄博大都曾使世人为之倾心。在古代和今日，中国文化为丰富和促进世界文明所作的巨大贡献无可置疑。中国人理应为自己先人的建树自豪。但中国文化在它发展历程之中形成的封建性体系和价值观，作为维护过去社会形态的原则体现，已成为现代社会前进的羁绊，这当然具有消极的品质。基于这样的前提，对传统文化加以质疑而有所扬弃有它的合理性。

我们希望站在分析的立场上，我们愿认同于近代结束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呐喊、抗争以及积极的文化批判。因为它顺应了社会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它的功效在于排除通往这一目标的障碍。但我们理所当然地注意到保存和发扬那些优良传统的必要，而避免采取无分析的一概踩倒的激烈。

不偏不倚是庸俗的。因为这种想法迎合了所有人而可能掩饰和冲淡原本的积极动机。本世纪才智之士的文化批判是前驱的抉择，觉醒的知识者心仪于现代科学民主思想而决绝于陈旧

的历史重荷。为图新而弃旧，因前进而义无返顾。他们把数千年的封建历史一律视为压迫而指归于反抗。要是我们认识到中国社会对自由人性和民主体制的戕害，我们当然不会对这种矫枉过正的言行感到意外。当然，我们希望当我们面对现代的诱惑时不至于忘却先世的辉煌——这并不意味着对它的膜拜。

中国文学的创作和研究受制于百年的危亡时世太重也太深，为此文学曾自愿地（某些时期也曾被迫地）放弃自身而为文学之外的全体奔突呼号。近代以来的文学改革几乎无一不受到这种意识的约定。人们在现实中看不到希望时，宁肯相信文学制造的幻象；人们发现教育、实业或国防未能救国时，宁肯相信文学能够救民于水火。文学家的激情使全社会都相信了这个神话。而事实却未必如此。文学对社会的贡献是缓进的、久远的，它的影响是潜默的浸润。它通过愉悦的感化最后作用于世道人心。它对于社会是营养品、润滑剂，而很难是药到病除的全灵膏丹。

一百年来文学为社会进步而前仆后继的情景极为动人。即使是在文学的废墟之上我们依然能够辨认出那丰盈的激情。我们希望通过冷静的反思去掉那种即食即瘾的肤浅而保留那份世纪的忧患和欢愉。文学若不能寄托一些前进的理想给社会人心以导引，文学最终剩下的只能是消遣和涂抹。即真的意味着沉沦。文学救亡的幻梦破灭之后，我们坚持的最后信念是文学必须和力求有用。正是因此，我们方在这世纪黄昏的寂寞一角辛苦而又默默地播种和耕耘。

文学回到家园的醒悟仅仅是最近十年发生的事。在以往我们花费在非文学上面的精力的时间太多了。在文学研究领域，这种花费表现在文学被指令无休止地为其它意识形态注释。他们借文学说他们的故事，文学真的变成了叫做传声筒的东西。现在我们终于有权力发问：文学难道不应关心自身？当然文学应该

也可能关心文学以外的世界。但不论是权威还是神圣，他们要文学做的，必须通过文学的方式和可能，这包括文学的旨趣。

文学必须建设和完善自身而后才能建设和完善社会，文学也只能通过这样的途径关注社会。这一百年的文学发展迅猛但并不健全，在某一个或几个时期（如六十年代整整十年的“文化大革命”）文学甚至成为社会的破坏因素，而这一切恶行却是以庄严和神圣的名义进行的。

作为二十世纪的送行人，我们感到有必要把这一代人的醒悟予以表达。这种表达当然只能通过文学的方式。我们期待着放置于百年忧患背景之上而又将文学剥离其它羁绊的属于文学自身的思考。这种思考不意味着绝对的纯粹性，它期待着文学与它生发和发展的背景材料的紧密联系。我们希望这种思考是全景式的，通过对于文学追求的描写折射出这个世纪的全部丰富性。

以往对于文学的描写大体总是在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笼罩之下进行。文学在批评和历史研究方面的独立的合法性并未得以确认，文学没有进入自由状态。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范畴的提出为健全文学研究提供了契机。以一百年的文学为单位对文学的总体观照的方式自然地扬弃了非文学的干扰，从而有可能对文学进行独立的和自由的考察。我们希望这种文学研究不仅为纯粹学术品质的倡导提供可能性，还希望为下一个世纪的人们对我们所传达的世纪之交的情怀保留下一些特殊的记忆。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一日于厦门美仁新村

目 录

| | |
|--|------|
| 第一章 古典王国的衰亡 | (1) |
| 一、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现代诗歌的亲缘联系。伴随新诗发展的浓重“阴影”。 | |
| 二、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极致。“盛世”的哀音，迟暮时节的辉煌。 | |
| 三、充分完成的诗歌时代。遍野的悲风预示巨变。 | |
| 第二章 前夜的阵痛 | (19) |
| 一、旧秩序的怀疑。变革现状的孕育。 | |
| 二、诗界革命：诗歌的维新运动。守旧势力的抗拒。 | |
| 三、南社的进步争取。中国诗歌的期待。 | |
| 四、新的知识阶层的诞生。对传统文化产生离心力。 | |
| 第三章 重围的决战 | (32) |
| 一、从救亡到启蒙。伟大的诗体解放。划时代的创举。 | |
| 二、勇敢的“尝试”。新纪元艰难的一页。 | |
| 三、广泛展开的试验。青春期的幻想和追求。 | |

四、艺术的自觉之确立。“真正的白话新诗”的诞生。

第四章 女神们的创造日 (55)

——浪漫时代一

- 一、青春期的浪漫精神。社会性的理想倾向。
- 二、凤凰再生的呼唤。二十世纪时代精神的宣泄。
- 三、火山爆发式的情感。狂飚突进精神。
- 四、浪漫激情的转型：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憎的丰碑和爱的大纛。
- 五、颓唐期的变体：落日的奇艳。浪漫的余绪。

第五章 诗美的启蒙 (81)

——浪漫时代二

- 一、冷静时刻的回顾。对感伤主义和自由体的反诘。
- 二、灵魂寻找躯壳。完美的形体装裹完美的精神。
- 三、舞步呼唤镣铐。破天荒的诗美醒悟。
- 四、诚心实意试验的一群。活水和火山。永远的生命力。

第六章 怪影与异国情调 (101)

——现代初潮一

- 一、农民文化意识的深层危险。对复古倾向的冲击。
- 二、古典传统的背叛。中国象征诗的前驱。
- 三、神怪之梦及美。拒绝冷酷的理性解释。
- 四、异国情调的挑战。充满矛盾的实践。
- 五、从追踪到同步。置身于特定氛围中。
- 六、抗拒主流的非主流集结。无可拒绝的面对。

第七章 秩序的反叛..... (124)

——现代初潮二

- 一、感受到的传统压迫。
- 二、双向的反抗。
- 三、变异与展延。
- 四、纯正品质的倡导。
- 五、艰难的突围。
- 六、现代艺术种子的播扬。历史性的深远影响。

第八章 抒情时代的终结..... (154)

- 一、时代苦难给艺术的压力。一代人的自我否定。
- 二、叙事对抒情的挤压。战神驱逐美神。
- 三、“再革命”与艺术转型。痛苦的放弃与抉择。
- 四、意识形态的投入。纯诗的否定。
- 五、群体对个人的取代。集团艺术的倡导。
- 六、逆转造出的奇效。艺术生态的自我调节。
- 七、抒情诗的完善和成熟。新的抒情品格的确立。

第九章 七月的希望..... (187)

- 一、雨巷的迷途。中国旧诗的长久威胁。
- 二、战烟中创造的新时代。自由诗的繁荣。
- 三、时代塑造诗的形象。自由诗的旗帜。
- 四、七月的贡献。韵文影响的清除。
- 五、使命感与审美创造的契合。

第十章 暗流涌出地表 (206)

- 一、现代精神的潜在形态。沉睡火山的岩浆。
- 二、现代诗再度滋荣的特殊环境及其特殊条件。
- 三、从浪漫的抒情走向现代性。一批现代经典的出现。
- 四、中国“狼孩”的命运。冲出重围的勇者。
- 五、新诗暗流的泉眼。艺术火种的蔓延。
- 六、海啸之前的风帆。严肃时代的严肃星辰。
- 七、“空隙”给予的机缘。严肃的抗争。

第十一章 历史大转折的预示 (245)

- 一、小农汪洋中浮起的岛屿。现代诗的现实困境。
- 二、向着社会现实的调整。风暴袭击下的秩序。
- 三、乡村情结与都市记忆。中国新诗的历史性命运。
- 四、新诗转型的纪念碑。大转折的预示。
- 五、时代推进的艺术逆反。传统审美的回归。
- 六、完成的诗歌和完成的时代。
- 七、统一化的最初努力。未来诗歌大一统秩序的萌芽。

附录

- 中国新诗《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条目 谢冕 (267)
- 都市记忆与乡村情结 王光明 谢冕 (281)
- 《新世纪的太阳》书后 谢冕 (295)

第一章 古典王国的衰亡

一、中国古典诗歌与中国现代诗歌的亲缘联系。伴随新诗发展的浓重“阴影”。

一部生动而又丰富的中国新诗发展史是我们熟悉的。它的创造与冲突，它的挫折和异变，它的漫长路途的探索和跋涉，特别是当它自然地或人为地陷入困境的时候，那一个悠长而又浓重的阴影便成为一种企示的神灵示威地出现在我们的头顶。它仍然活在新诗的肌体中，仍然活在中国新文学的命运里，它并没有在七十多年前死去。这个阴影便是中国古典诗歌。

我们终于有可能认识它的坚韧生命力。一种经过数千年的人类精血培育的文化艺术形态，当它被证明与社会的进步和民众的生存相联系时，它不会轻易地消失。即使有一天，它的主流地位被取代了，它也会成为一股暗流，依然制约着某一个领域的发展。就中国的古典诗歌和中国现代新诗的关系而言，二者之间的亲缘纽带基于以下指出的特点应当得到确证：它同是这个土地和这个民族通过诗意的领悟进行审美活动的一种方式；它是同一母语和同一文字创造的诗体文学。不论语言的变革带来了多大的变化（由文言变为白话）但这种变化并不是突发的，在白话文兴起之时，旧文学中的白话因素已经有了一定

程度的发展，特别是在小说方面。诗的白话因素及倾向也有很长的历史，如明清之际的民歌、旧诗中的竹枝词等，更为重要的是：古典诗歌的运作习惯已经成为思维的一种方式，成为顽健的文化因素影响着、甚至制约着不同时代的中国诗人，这一点，从自新诗诞生以来新旧诗人之间相易而作自己专擅之外的另一种形态的诗、特别是若干新诗人热衷于作旧诗便是明证。

特别需要强调说明的是，每当人们——这些人有的是新诗运动的推动者，有的则是新诗运动的怀疑者——感到了对新诗现状的怀疑或不满时，阴影便如神灵应时而现，它往往成为无可奈何之际疗救的药饵。如五十年代因对新诗传统和现状的否定而发出对古典诗歌的召唤——新诗应在古典诗歌和民歌的基础上发展——即是一例。

因为是中国的新诗，它不可能摆脱历史更古老，经验更丰富，因而成就也更巨大的中国旧诗的影响。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兼而有的。作为草创新诗的五四那一代人，他们对旧诗持激烈的批判态度。是出于创造新鲜太阳的使命——

新造的葡萄酒浆，
不能盛在那旧了的皮囊。
为宠爱你们的新热、新光，
我要去创造个新鲜的太阳。

郭沫若：《女神之再生》

我们能够理解这种为创造新物而抛弃旧物的愿望和追求。五四那一代人，他们憎恨旧的社会而向往新的社会，他们为创造新文化而批判旧文化，这种弃旧图新的心态，导致他们对旧物——在诗歌领域即是旧诗——的批判态度。新时代的太阳之光，那旧的皮囊（可以引伸为旧诗的格律框架）已完全不能适

应。当中国知识界那一批最新的觉醒者面对世界新思想的光芒，如民主、自由、科学、人权的一套新的思想时，他们激愤于没有适当的容纳和表现这些思想的形式，他们对于粉碎这种旧的障碍的愤怒之情完全是自然的和合乎逻辑的。

胡适曾经详细地描述了在新诗创立过程中他和其它人对于“旧词调”扬弃的艰难历程。他们那时是要摔掉阴影而让全身心沐浴在新时代的新光之下。此外，那时的旧势力太强大也太猖獗，他们的决绝是一种对于旧势力的反抗的唯一选择。

那时来不及或者压根就不准备考虑新诗与旧诗的承传的联系，也不想承认旧诗对新诗会有范围相当宽泛的艺术经验和表现技巧的借鉴和启发。那时一心一意想的是摆脱和排斥，而不是吸收和交融。

要是说五四当年困扰新诗的是草创期急切间不能彻底迅速地抛弃旧诗的影响，到新诗建立之后，则由于否定了僵硬的旧诗格律，而导致诗的音乐性的削弱以及过于松散自由的话，时至当今，困扰新诗的却是对于旧诗的过分重视和热情，而促使变形的古代阴魂对现代诗创造的不断“施暴”。

七十年前的缺憾是创造的激情把旧物当成了否定物，因而展现出对待传统的无分析性和片面性。而自五十年代以迄于今的危险则是在堂堂皇皇的号召和倡导之下，违背五四的革命精神，向着批判精神的反面肯定被批判物。阴影从来存在，而且继续施加它的无时不在的笼罩。后来的人们好象对历史一无所知，他们可以对着当年认为的障碍物唱起礼赞之歌而缺乏耻辱感，这对稍微了解一点历史常识的人，确是非常令人吃惊。

二、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极致。“盛世”的哀音，迟暮时节的辉煌。

基于以上对于那无所不在的“阴影”的辨识，在我们对于中国新诗的全视野中，不能不从古典诗歌的末日开始我们的思考。只有在我们对古典诗歌在它行将结束之前的状态有一定的了解的前提下，我们才有可能对新诗进行历史性的描述。我们已经愈来愈明确地认识到，要研究中国新文学，不可不了解中国旧文学；要研究中国新诗，不可不了解中国旧诗。对旧诗作全面的回顾和总结，那是古典诗歌史的任务。和新诗关系最直接和最接近的一页是清诗。具体地说，中国新诗的诞生是以清诗的消亡为代价的，清诗是新诗的原因，新诗则是清诗的结果。因此，我们的话题要从清诗谈起。

清代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回光返照，原先在明代后期逐渐增长的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因素，在清初受到了抑制。社会战乱频仍，使农业凋蔽，人口锐减，据史载明末全国人口已五千一百余万人，顺治十七年全国不到二千万人。四十年中人口减少五分之三。一个取得成功的新兴王朝，而且又是一个通过长期的马背上的奋斗取得胜利的少数民族取得的政权，当然要改变这种状况。在康熙大帝执政的数十年以至乾隆盛世，实行了许多稳定社会发展的措施：如招抚流民、鼓励垦荒、兴修水利、减免赋税，在国内团结各个边疆民族，勘平民族叛乱，使国内安定也使国际地位大为提高。

由于国力强盛，经济实力雄厚，从康熙开始，编纂各种辞书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古今图书集成》，到乾隆时期的《全唐诗》、《四库全书》，为文化学术建设建立了功绩。大型皇家园林的兴建，从畅春园到圆明园均达到了当时世界一流

的水平。康熙乾隆时代可谓文治武功的极盛时期。

一百多年的社会安定，也为文学提供了繁荣发展的基础。清代的知识分子政策是高压与怀柔的结合。科举制度吸引知识分子热衷仕途，文字狱又对思想统制起了威慑作用。古典朴学的兴起正是这种社会现况的产物。这种反对主观冥想，崇尚实证考据，排斥空谈的做学问态度恰好为知识分子逃避严密文网和政治迫害提供了出路——学者的才华精力，尽可以在这里得到寄托和驰骋，而不会承担政治上的风险。

这个时代，“离开解放浪潮相去已远，眼前是闹哄哄而又死沉沉的封建统治的回光返照。复古主义已把一切弄得乌烟瘴气麻木不仁，明末清初的民主民族的伟大思想早成陈迹，失去理论头脑的考据成了支配人间的学问。‘避席具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那是多么黑暗的世界啊”。（李泽厚《美的历程》）

清代文学，是一个缺乏创造精神的时代。这与当时的强盛国力形成了巨大反差。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对此有一个总体的估价：

我们看清代嘉庆以前的文学界，无论诗文诗曲，都是走的复古之路。因此，各体作家，在一般倾向上，都逃不出摹拟与因袭。外表纵是华美可观，内面缺少新奇的生命与创造的精神。作文的拟韩、柳，作诗的拟李、杜、苏、黄，作词的拟姜、张，作曲的拟张、施，成绩最好的，也不过这般人的影子。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不能归罪清代的才力，实际是清代在中国的旧文学史上，是最后的一期，各种文体，如诗、文、词、曲、杂剧、传奇种种的特色，在各个时代，都已发挥殆尽，到了清朝，全变成了旧的形式，任你是大才力的作家，既不能向新文体新形式方面得发展，想在那些旧形式中，灌输新生命，恢复艺术和

青春力量，实在是很难的。所以在经学、史学、小学及其它各种学问的研究上，都有很高的造就，在旧体文学上，却没有表现出很大的成绩来。（《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卷，第268页）

清代虽然是文学创造力衰竭的时代，但每种文体都在造尽文章的前题之下，力求把文章造得完美赅备。就诗歌而言，它也造出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极盛。清诗当然不能和唐诗比，唐诗是继古诗之后的充满青春气息的创造力的大发扬，它的辉煌是不可企及的顶峰。但唐代诗人也有他们优越的条件，那时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又一片未曾开垦的良田沃土，还有未曾摧毁的自由而浩瀚的天空。他们随便摘下一个柳枝，便可以唱出人间极婉转的伤别之情；他们随便面对一片孤飞的云影，便可托出一些前人不曾道及的人生感慨，更为重要的是，那时各种诗体发展充分而臻于完满，诗人们面对这一切，每一次吟咏都充满了第一次创造的喜悦。再加上良好的竞争交流的风气，彼此唱和酬答，技艺上的切磋，更增添了创造的欲望。这种交流促进了多种风格的耸起和相互渗透。风格的形成又加速了流派集结的过程。风格相近的诗人形成流派之后，增强了艺术上的竞赛，于是诗歌创造开始良性循环。

唐代诗人大体都在自娱和交流前提下进行诗歌创作，那时的艺术创造的自由和洒脱足以令后世之人羡慕。写诗就是写诗，除了朋友间往来传阅，就是给当时的艺术家们演唱娱乐，这种娱乐多数也是在朋友之间的酒会上进行的。从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到唐玄宗的开元天宝大约一百余年间，唐代国势强盛、社会稳定，更为诗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大环境。

而清诗不同，它必须在前人千万遍吟唱过的地方造出新气象和新境界来。许多题目经过多年的践踏已经是稀泥一滩，但